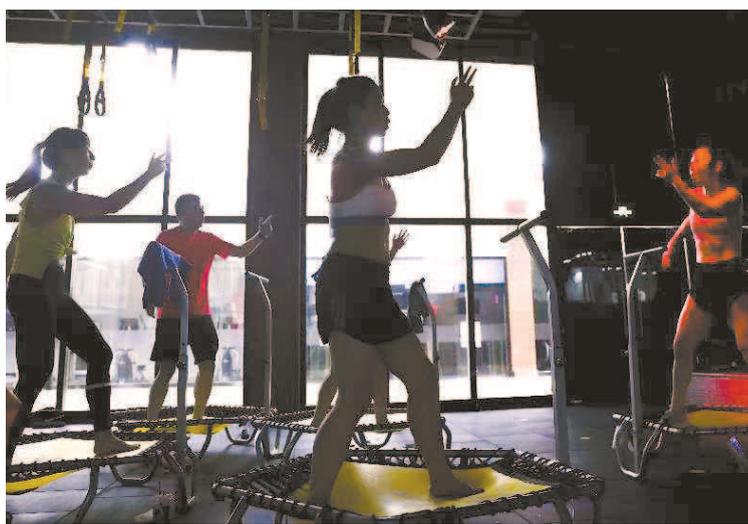




美学与力学二重奏

——从美术馆健身房成为热门聚集地说起

◆ 徐佳和



节的角度,卧推时胸大肌的收缩幅度,都在追求着古典雕塑般的力学精准。力量训练的本质,就是让血肉之躯趋近于大理石雕塑的形态。而当健身房的伙伴在史密斯机上拼尽全力卧推大重量时无法控制的面部表情,不禁让我联想起贝尔尼尼早期雕塑作品《被劫持的普洛塞庇娜》中痛苦与狂喜交织在一起的神态。

当然,一定有人在椭圆机和蝴蝶机上不停地为肌肉扩张加把劲,却只求在印象派画作前摆个V的手势拍张照片;也有人对于毕加索经历了几个艺术周期、结了几次婚倒背如流,却对自己的身体构造一无所知。有意思的是,美术馆和健身房有分享的还是同一套话术:美术馆讲解员说“雕塑黄金分割比例的影响,绵延至今”,健身教练说“你的腰臀比,距离黄金分割比0.7还有7%体脂要减”。

那些在健身房雕刻身体的人,与在美术馆滋养灵魂的人,本质上都在进行着同一种仪式——用不同的方式完成对“美”的现代诠释。但真正的力量美从不简单地因为隆起的肌肉上有汗水闪光,凹陷的马甲线有如凿刻般明显,而是应该像公元前510年的雕塑《垂死的战士》那般,在生命之火即将泯灭的时刻保持着坚韧的轮廓——那具伤痕累累却不失昂然的躯体,既是对命运不得不低头时最后的优雅,也是对时间奔流不息的暴烈反抗。

在古希腊,众神与运动员的雕像,被分别供奉在神殿与竞技场;当下,美术馆与健身房已成为人类两大热门聚集地。美术馆里陈列着在凝固于时间长河中的完美人体,后者挤满了正在自我雕刻的肉身凡人——有趣的是,这两类场所的人群竟悄然实现了数量上的相等。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健身人群渗透率已达24.4%,可以与美术馆特展日均参观人次数量趋同,卢浮宫年度报告也呈现了一个事实,为张开双翼的《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驻足的日均人数,与上海某连锁健身房晚高峰的卧推架使用率同为117人次/小时。而且热衷去美术馆“打卡”和健身房挥汗的人群中,很大一部分彼此重叠。或许,这正如荷马史诗中所言:真正的力量,永远是美学与力学的二重奏。

米隆的《掷铁饼者》两千年来将瞬间的爆发力凝结为完美的肌肉线条,波留克列斯特的《持矛者》展现了人体的精准比例和力量感,古希腊人将力量美从肉体层面提升至精神与神圣的维度,这些雕塑不仅是艺术,也反映了古希腊人对身体和精神的和谐追求。现代人通过健身房锻炼雕塑肌肉线条,增强自我控制能力以及对流水年华的无尽挽留,参观美术馆则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追逐美和意义,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去美术馆和去健身房都是以寻求某种形式的完美或平衡为目的。让人想到拥挤的卢浮宫里,排队凝视“断臂维纳斯”的游客总想踮起脚尖,亲眼见到证实黄金分割的奥秘,跨越时空的遥遥呼应,正是人类对完美形态的不懈追寻。

古希腊雕塑中紧绷的背肌与舒张的胸廓构成力的平行四边形,这种美学范式至今仍在影响着健身房的训练体系——深蹲时髋关

创意才是艺术创作中最有价值的行动

◆ 方家骏

近段时间,最令人兴奋的观剧体验,当数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600年昆曲与600年故宫相遇,携手推演宫藏典籍中以文字形式保存的传统戏码,即传说中的“内府戏本”,让戏本跃然戏台,让文物焕发新生,这是一个多好的创意。

之所以觉得好,大致是出自这样一个认知:以传承为己任的昆曲,发展至今,已然进入了新的历史节点。自新中国成立,昆曲传承基本依托有百年历史的“传字辈”。“传字辈”演出过的零折戏在六百出上下。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经由“传字辈”传授给上海昆大、昆二班以及江苏“继”字辈和浙江“世”字辈的戏码为二百五十出左右,古老昆曲开启了新生,一批“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应运而生;再一轮传承,积累下可供经常性演出的折子戏在一百五十出左右。不要小看这“一百五十出”,它撑起昆曲生命的基本构造,存储着血脉、基因的全部信息,昆曲的丰富性以及经典性在新一代传人身上生根发芽。

然而,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我们常常面临的窘境是:浮云一别,流水百年,故人千里——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无可回避的现实。从“传字辈”手里单传乃至二传三传,严谨规范,一招一式不走样,昆曲传承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可喜的是,上昆以投石问路的方式,叩开了故宫朱漆金钉大门,竟有惊喜发现,眼界和胸襟为之豁然。

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清宫戏曲文物,最重要的无疑是数量惊人的“内府戏本”,其中包括元明清杂剧、传奇,也有宫廷乐部改编的连台本戏、编撰的民间时剧,且不乏珍稀善本和孤本。这些积淀对于昆曲人来说,不啻是一座宝库,更是一座深井。深入其中,潜心开掘,可为昆曲乃至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开辟一个新的主题,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成立宫廷戏曲研究所,致力于戏曲文献文物的整理、出版,成果斐然。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系统梳理

和深入挖掘,用今天的眼光看,更需要利用与传播。古文物“活化”是当代人面对历史潮流、文化流沙的智慧选择、勇敢担当。经过磨合,上昆与故宫建立起深度合作关系,集研究、创作、传播为一体,在“活化”理念上,让沉寂的典籍、古老的昆曲、悠久的节令文化相互加持、彼此成就。这是一次最具行动力的文化实践。

首演当日,外滩友邦剧院舞台上,一座古戏楼——紫禁城“畅音阁”赫然再现,精心还原的绿瓦飞檐、精美斗拱、金字匾额,在上海最新最时尚的演艺场馆,演绎着古往今来的中华戏俗,勾连起戏剧的历史与当下。整一台戏,动静清音,春秋佳日,令观众興味盎然。

不同于以往的传承,从宫藏戏本到立体呈现,在缺少原始曲谱和表演模板的情况下,“故宫昆曲集萃”的原创成分颇高。《江州送酒》一老一少偷酒喝的梗,作为“开锣戏”显然是合适的。谐谑本是昆曲呈现“民间化”的一个特点,即便是宫廷唱曲也不失世俗风情、兼教养意的亲民内容。主演吴双“花脸”出身,借鉴“老生”表演方法,首次在昆曲舞台上演绎陶渊明形象,通过不拘行当的表演,将豪爽达观,爱酒薄名,真正把心安放在自然中的文人气格,展现得生动而有趣。客观说,昆曲传承下来的“花脸戏”不多,诗质而喜感的“花脸戏”更是鲜见,昆曲“花脸”能否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以鲜明的辨识度而有别于其他剧种?能否在丰富戏码、创新声腔乃至改造发声方法上有所作为?在吴双的传承、借鉴和创造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



《中秋奏凯》是一出武戏,表现汉军抵御外敌的昂扬士气。戏曲演出,武戏总是格外提神,备受青睐。上昆武生张艺平、武旦钱瑜婷在我眼里俨然一对“金童玉女”,扮相青春靓丽,出手凌厉爽脆。武旦的下腰倒接枪,我还是头一回见——能把我这戏曲老观众唬到,可见有出新出奇之招。

百年前“苏州昆曲传习所”以教授文戏为主,武戏在“传字辈”以及近数十年舞台演出中逐渐丰富起来,并以武旦和小武生戏见长,其中包含着极大的创造性成分。所以说,不要一提到昆曲就认为古老到要送进博物馆,600年的昆曲发展史从来就是传承和创造并存,“程式中见创意”成就了昆曲的生命价值。一戏一格,以创新来反哺传统,丝毫不影响传统审美和经典价值,看懂了这一点就看到了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出“大打出手”的武戏,收梢则一反常规,圆在一段阖家团圆戏:少年将军大胜而归,赶在中秋之夜拜谒父母和祖辈。场外一声“孙儿回来了!”声振林木。随之,稚气未脱的少将军光彩照人地登

场亮相,这一刻,竟让人泪目。为何这一细节如此煽情?事后我想过这事,“孙儿回来了”不同于“老爷回来了”“将军回来了”,对于第三代“忠孝两全”的厚望,蕴含着传统文化中最深切的亲情伦理,它触动了中国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文物“活起来”不等同于“动起来”。“动起来”只需交给AI去做,“活起来”则要靠艺术家调动艺术创意和艺术智慧来实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追求就是“细节落实于感官”,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在故宫博物院顾问团队的帮助下,“集萃第一季”在内容上作了很好的选择,从民间到宫廷,从古代文人到沙场骁勇,在追求形式丰富、昆剧本体特色鲜明的同时,对家国情怀、文人风骨、民间意趣以及传统道德伦理等,都作出了非宣教式的表达。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古老艺术如何阐释好真、善、美这一人类共同的主题,如何富有创意地传递出中华文化中最深沉、最质朴的人文思想,上海昆剧团借助这部剧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